七夕节与数字“七”

◇ 袁占才

民间节日，关乎爱情的，唯有七夕。我原不解，七的语词颇多负面，七与八联，成语几十个，皆指不整不端，杂乱无序。也有生气韵的，如七步之才、七星高照等，却是寥寥。织女乃天仙，手巧心灵，她与牛郎会面，怎么会偏偏选在七月初七？而非八月初八、九月初九？

想来，这个时间寓意特殊，内涵特别。

也许，织女看中的，正是七的旁逸斜出。织女叛逆，不甘寂寞，为了寻爱，决裂天庭。王母羞怒，七月七日，发下兵将，抓回女儿。不料，女儿之爱，坚如磐石。王母后悔，不该棒打鸳鸯，恻隐心起，默允婿女，一年一度，七夕之日，会面一次。这种仙凡之爱，连禽鸟也被感动，这一天，它们迢迢千里，不怕尾巴秃了，飞聚一起，为这对有情人凌空搭起一座天桥。

传说要流布，语言得生动。这个传说版本很多，都是围着数字七打转转。多数讲述，说七七之夜，织女下凡洗澡，牛郎盗衣结缘。南阳演绎：老牛嘴里吐出梅豆，牛郎种豆门前，七天过去，豆秧满架。牛郎隐在豆架下，看天上的织女；织女远在天上，俯瞰豆架下的牛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二人眉来眼去七个晚上，互生情愫，结成夫妻。在这个传说的原生地鲁山，有诸多遗址遗存，城东鲁峰山上，登往南天门的石阶，不多不少，是七百七十七个；南天门广场上，有七块巨石，天然裸于地面，人唤七星图；初七白天，女子们乞巧，投七叶草于水中；七夕当晚，供奉的时令鲜果，要七样才好。

人绝顶聪明，取中文数字，对应阴历；用阿拉伯数字，映照阳历。中文的十个数字中，若论玄妙者，想来，以七夕之“七”为最。

人生七窍，天生七情。乐有七音，诗有七言。建安出七子，竹林育七贤。稚童把玩七巧板，雨后飞升七彩虹。蛇打七寸，距蛇头七寸的位置是蛇的致命处。算盘珠子，一竖行七粒，噼里啪啦，拨动起来，黄金万两。“七”“吉”谐音，七七双吉。在台湾，七月被称为“喜中带吉”月。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七岁谓之“喜寿”。“七”“妻”“栖”“凄”同音，一个家庭离不开妻子的守护，少不了巢穴的栖息；人生，也难免凄风苦雨，这是人类与七协奏的乐韵。

一些人把“七”视为不吉利的数字，这是不科学的，也实在是对七的冤枉和误解。

豫西鲁山风俗“七不出门，八不回家”，原意是，一家之主要离家远行，辞别之前，应把“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事备齐，以解妻儿老小的后顾之忧；男人背井离乡，长期在外，一朝归家，得扪心自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件事做得怎样，如有背违，那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今人多不解文意，仅字面盲从，简为每月的初七、十七、二十七不远行，初八、十八、二十八不归家，实是食古不化、削足适履了。

“七”“期”亦同音。从自然的角度审视，一周七天，月之盈亏，一个周期，恰好二十八天：一七上弦，二七月望，三七下弦，四七将晦，循环往回，七日来复。女子的信水亦然。难道仅仅是巧合？非也。《黄帝内经》中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葵至，任脉通……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

女人的一生，是跟着月亮走的，与月关联密切，其生理，与七契合。

盈虚者如彼。七，乃女子的生命周期也。

古人认为，九为阳，七为阴。汝州为“中国女娲文化之乡”，传女娲正月初七造出人来，是故初七为人日。日月与水火木金土合称“七曜”。东晋《春秋谷梁传序》：“阴阳为之愆度，七曜为之盈缩。”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为“七重”，皆喜庆吉日，每当此时，天地交感，天人相通。

怪不得，这个数字与丧俗密切：豫西家乡，亲人亡故，每隔七天，都要设斋祭奠，是谓“斋七”“做七”“烧七”。第七个七日，称为“断七”“尽七”“满七”。七七四十九天魂魄散尽，七七四十九天生缘丰满。七七，预示着终结与新生，代表着涅槃。其中尤以五七仪式最为隆重，亲人们哭昏了日月，哭哑了鹊鸟。

追溯源头，数字七的蓬勃源于七夕，七夕的律动，起于《诗经》。《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那织女星，一日七移，忙忙碌碌，往复飞返，难成纹理。在这里，星人拟化，天人合一。

从此时起，七进入人类的视野，祖先们开始思考七与自然的关系。

牛郎织女的传说，从周之萌芽，到秦汉雏形；从南北朝的完备，再到唐之丰盈。由北斗七星到人，由天文之崇拜，到男女之情爱，数字七一直是萦系的主线。

进入唐代，写七夕与七的诗更多，李白、白居易的诗有20多处嵌入“七”，什么七度七贵、七哀七泽、七丝七弦，不胜枚举。然当时七夕白天，热闹之景不太明显，到了夜晚，节之习俗才广泛热烈。其表现形式是小聚或单过。有钱人家，花庭开粉席，云岫敞针楼。玄宗与贵妃只在长生殿里，喁喁私语。民间，几许欢情离恨，并在此宵，家家此夜，手持针线，要乞得人间之巧。复杂，复杂到粉席夜宴，简单，简单到几根针而已。到了宋代，七夕节日之盛才达顶峰。其因，概宋太宗颁布七夕节诏，推波助澜。妇孺童幼，贩夫走卒，均参与其中。彼时，东都汴梁设有乞巧集市，专卖乞巧之物。自七月初一，即车马喧阗，到七夕前三日，相次雍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想其景象，观其风情，从初一至初七，整整七天，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不亚于春节。

宋时的汴京，离鹰城很近，想来香风所及，那时鲁山的七夕也定然是喧嚣热闹。2008年3月，为申报“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鲁山县文化局（现文广旅局）对位于鲁峰山东南方山半腰的牛郎洞进行发掘，出土有碑座、柱础、秦汉砖、唐宋瓷碗罐盏，更有两个石麒麟门墩。足见唐宋时，这里就香火旺盛。鲁山民谚“七月七日过生日——赶巧”，是日，飒女暖男都要赶着寻巧。鲁峰山下的七夕古刹庙会至今锣鼓喧天，年年有戏，从不塌台。更加奇怪的是，当地有一首童叟皆知的谚谣：“年年七月七，牛郎哭织女；五六七八九，泪雨必定有；应前不应后，应后下不够。”意思是初七这天，多多少少，老天要下几滴雨来的；初七前，雨下不了多少，初七后若再下，就阴雨连绵了。

诚然，年年基本如此。初七落雨，九分灵验。玉皇是鲁山人的亲戚，这一天，无论雨滴多少，也算是老天爷对这一方热土的牵挂吧！

不可否认，七夕之盛，因七而荣，因鲁山为牛郎织女民俗文化原生地而耀。

这是一个男女和谐、由情生爱、由爱而情的表达日子。

因了七夕，七分明成了一个魔幻数字。四大名著中，由七而生发的故事比比皆是。《三国演义》，关云长放水淹七军，赵子龙七进救阿斗，诸葛亮七次擒孟获。《水浒传》，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红楼梦》，太虚幻境有七司，大观园里住的是正册中的七位。《西游记》，七大魔王，七情迷本；孙悟空在炼丹炉里被炼了七七四十九天；悟空拔了七根毫毛，变作七样鹰，吃了蜘蛛精的儿子七样虫……

因为七夕，数字七的内涵更丰润、更饱满，成了中华传统文化耀眼之一分子，入骨入髓。

一家三代军旅情

◇ 刘海涛

每当“八一”建军节到来，我就格外怀念当兵的那段日子，那是我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光辉岁月。

我的军旅情缘源于我的父亲。父亲曾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正是他“好男儿，守国防，去当兵”的家国情怀一直感染着我，让我对军营生活充满期待。

1970年12月23日，我如愿光荣入伍。有一首歌唱得好：“东西南北中，我们来当兵，五湖四海到一起，我们都是亲弟兄……”这是一个由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习性各异的青年组成的大家庭，这是一个汇集清一色血气方刚、生龙活虎、一呼百应、敢打必胜的青年的兵营。

忘不了，新兵入伍的第一课，队列步伐训练，站军姿、摆手、齐步走……各种针对新兵的训练。最后练正步走阶段，老班长告诉我：“拔正步是对一个合格军人的基本要求，你要坚持！”一开始还能坚持，随着训练强度的增加，每天训练结束后，我的双腿痛得走路都困难。那时，我一度后悔来当兵，然而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军事训练、直线加方块的军队生活培养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磨砺了我的意志，让我受益匪浅。

忘不了，每年的冬季千里野营拉练。记得有一个训练科目是昼夜急行军一百八十里，战友们扛着枪，带着手榴弹，背着被包，带齐所有装备。白天，急行军一天只是累。星光满天的夜里，又饥又渴，又累又困。特别是凌晨时分，那可真是人困马乏。在行进途中，我用手拉着前面战友的被包带边走边睡，耳朵还能听到不同的传令声，我很自豪，以为自己很神奇。老班长却淡淡地告诉我，这不算什么，雕虫小技，每个老兵都会。

忘不了，夏季两个月的陆军海训，为能在惊涛骇浪中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而克敌制胜，我们顶着烈日的暴晒，凭着我们“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信念，斗志满怀地扒沙堆，练习蛙泳动作。耳边海燕的鸣叫声像是对我们海训的褒奖，然而海滩上的阳光却毫不留情，战友的肩膀肉皮脱落，露出红鲜鲜的肉芽。当跳入又苦又咸的海水中那一瞬间，身体突然难忍地蜇痛。战友们就咬咬牙，大喊一声——前进！就这样，我学会了军事蛙泳和武装泅渡，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部队的嘉奖。

当兵的日子我们年轻力盛，并肩训练在风雨中，摸爬滚打在泥泞里，汗水与泪水、吼声与笑声交织在一起，奏成一曲痛并快乐着的军营壮歌。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五年当兵的日子一晃而过。复员后，我从政府机关到基层企业，再到金融部门，直至退休，一路走来，最大的感悟是走入军营是我人生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在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真正得到了锻炼，让我在随后30多年的工作中充满底气。

部队是一座大熔炉，战友是血浓于水般的生死情。当年，道一声战友胜似亲兄弟，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彼此所想所思。那些汗水流淌的记忆、那些火热的军旅生活、那些亲密无间的战友情，总是让我难以忘怀，魂牵梦萦，从而激励我保持本色，不辱使命，在有生之年把自己当成一个不拿枪的战士，开辟新征程，续写新篇章。

我追随着父亲的脚步，曾是一名战士；儿子长大后，也像我一样当了兵。

热烈祝贺平顶山市中医医院5位中医名家获殊荣

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保障人民健康中的作用，激励广大中医药工作者投身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向社会宣传推荐一批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中医专家，7月29日，平顶山市首届名中医命名会议召开。2021年7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平顶山市首届名中医”评选活动。经过组织推荐、大众投票、理论考核、专家评审及网站公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决定授予李兴永等21位同志“平顶山市首届名老中医”“平顶山市首届名中医”“平顶山市优秀中医”等称号。

其中，“平顶山市首届名老中医”共评出3位，市中医医院占了两位；“平顶山市首届名中医”共评出10位，市中医医院占了3位。他们分别是李兴永、陶宪印、马立人、方居正、赵勇军。

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李德江（左一）与该院5位被命名为“名老中医”“名中医”的专家合影留念

平顶山市首届名老中医：李兴永

中共党员，主任中医师，平顶山市中医儿科研究所所长，曾任平顶山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系河南省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学术带头人。

李兴永主任从事中医儿科临床、教学、科研50多年。工作中，他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儿科疾病的优势和特长，对儿科煮散剂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总结改进，形成了一整套儿科煮散剂的理论和剂型，并研制多种穴位贴敷剂，在全市率先开展儿童“冬病夏治”疗法，受到本市及周围县市患儿家长的欢迎。

平顶山市首届名老中医：陶宪印

中共党员，副主任中医师，曾任平顶山市中医医院呼吸糖尿病科主任，系河南省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平顶山市医学会糖尿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平顶山市医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陶宪印同志出身于中医世家，从医近50年，在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诊治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诊治过大量疑难杂症，尤其是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呼吸性疾病、脾胃病、外感热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治疑难杂症屡获良效，深受患者欢迎和同行赞许。多次受到表彰，获得平顶山市“医德标兵”称号，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平顶山市首届名中医：马立人

平顶山市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病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任中医师，正高二级，硕士生导师，系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糖尿病足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修复重建外科专业委员会创面治疗学组组长、中国微循环学会糖尿病足学组全国组长，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分会糖尿病足治疗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原糖尿病足与创面联盟执行理事长。

马立人同志师承全国首届名老中医崔公让教授，学业优秀，深得其传。率先在我市成立周围血管病专科，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周围血管疾病：糖尿病足、静脉曲张、动静脉血栓、难愈创面尤其在治疗糖尿病足方面全省领先、全国有影响力，赢得了广大患者的好评及同行的赞许，先后获得“河南省劳模”“河南省医德标兵”称号。

平顶山市首届名中医：方居正

中共党员，平顶山市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

现任河南省中医药学会理事、河南省中药材学会心衰病临床用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中医药学会心病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常委，平顶山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平顶山市中医药学会络病学会主任委员。

方居正博士中医理论基础深厚，临床经验丰富，善于使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尤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病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

平顶山市首届名中医：赵勇军

中共党员，主任中医师，正高二级，曾任平顶山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系平顶山市针灸学会会长，市跨世纪针灸学科带头人，瑞士苏黎世大学世界传统疗法中心访问学者、客座教授。

赵勇军同志从事针灸、推拿、康复临床工作40多年，在临床治疗工作中积极开展新项目、新疗法，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是“河南省中医药112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对象，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学敏教授。他曾先后两次作为访问学者、客座教授前往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世界传统疗法中心访问讲学，为把我国传统医学精华——针灸推向世界作出了应有贡献。